

一個國家的自殘

2015-09-27 轉載自 網訊

提要：大清洗開創了人類歷史上不曾有過的先例：一個黨一半的成員被捕，一個政權的絕大多數上層成員被處決，一支軍隊的中高層軍官幾乎被全部消滅，一個國家的全體國民生活在恐懼之中。

“現在終於等到了所有人都認識到這是場民族悲劇的時刻，我們應永遠銘記這一歷史教訓並使之不再重演，這是所有人的責任。”

10月30日，俄羅斯總統普京前往莫斯科南郊“布托沃射擊場”的大清洗紀念地，悼念死於史達林大清洗的遇難者。普京是對大清洗歷史正式表態的第一位國家元首，俄羅斯人為此已經等了整整70年。

普京曾負責的聯邦安全局，其前身便是史達林統治時期的克格勃，它正是大清洗的最重要執行者。

在現場感傷得聲音顫抖的普京說，大清洗導致幾百萬人被迫害致死，“他們是有著自己觀點的民眾，他們並沒有害怕說出自己的觀點，他們是民族最優秀的人物。”

1937—1938年蘇聯的大清洗開創了人類歷史上不曾有過的先例：一個政黨將自己一半的成員逮捕，一個政權將自己多數的上層成員處決，一支軍隊的軍官團在和平時期幾乎被全部消滅，一個國家的公民看到門外有汽車停下就懷疑自己將被逮捕。

它是蘇聯歷史上最恐怖、最黑暗的時期，它的災難原因今天才開始被總結，它留下的歷史苦果，全蘇聯國民都早已品嚐，且遠未結束。

【歷史謎案成大清洗導火索】

似乎一切都始於基洛夫。他的遇刺，迄今難有令人信服的真相，但卻是大清洗的直接導火索。

基洛夫，蘇共政治局委員（蘇共無政治局常委）、列寧格勒州委書記。他黨內資格不老，卻擁有極高聲望，在 1930 年代，他是當時蘇聯政治局委員中，惟一還敢走進工人群中發表演講的人。

1934 年 12 月 1 日夜，一位名叫尼古拉耶夫的青年工人在斯莫爾尼宮內近距離槍殺了基洛夫。尼古拉耶夫被捕後供稱，刺殺動機是基洛夫介入了他的感情糾葛。

基洛夫之死最廣泛的一種說法，是史達林直接指使，因為他迅速上升的聲望威脅到了史達林。其實，基洛夫是史達林一手提拔的親密政治盟友，擔任列寧格勒州委書記，也是史達林在 1926 年戰勝黨內對手季諾維也夫後，在對手勢力範圍內摻沙子打石頭的安排。

基洛夫並非手軟的人，清洗季諾維也夫的勢力、消滅富農，一點不含糊，他用 25 萬勞改犯完成了白海—波羅的海運河工程。這條運河當時被稱為白骨與鮮血運河。

史達林親自為辦案的內務部負責人雅戈達指示方向：政治謀殺。雅戈達在極短時間內，將數千人流放、判處徒刑，槍決了一些人。史達林的敵人，已經倒臺的前政治局委員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也成為被告，被判處有期徒刑。

但這不是史達林想要的結果。於是，全新的人馬重審基洛夫案。1 年後，基洛夫案終於有了令史達林滿意的結果，1936 年 8 月 19 日，“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反蘇聯合中心案”在莫斯科開庭。

審判公開進行，全蘇的宣傳機器都被動員起來。人民群眾經教育後得知，那些失勢的前反對派們是如此險惡，他們謀殺了基洛夫，他們還想謀殺史達林，甚至全體政治局委員。

人民群眾不斷被組織參加各種聲勢浩大的政治遊行，或憤怒聲討犯罪分子，或熱烈慶祝又一個反黨集團被摧毀。

僅有遊行和表態是不夠的，人民群眾必須知道，這將是場殘酷的、你死我活鬥爭。1937年2月，蘇共全會發佈了史達林的號召：“拋棄舊方法，即辯論的方法，採用新方法，即連根拔除和粉碎的方法，與反黨分子堅決鬥爭。”

史達林乘著成功破獲基洛夫遇刺案的東風，及時為運動指明了繼續鬥爭的方向：在黨的歷史上還存在過其他各種反黨集團，“托洛茨基派”、“民主集中派”、“工人反對派”、“右傾派”等等，所有這些派別都應該是追查的物件。

於是，熱情高漲的人民群眾進入了相互檢舉揭發階段，於是，蘇聯各地都遍佈著大大小小駭人聽聞的陰謀和犯罪。不過，對普通人來說，更多時候，是一輛黑色轎車停在樓下，他們戰戰兢兢等待那個恐怖的敲門聲，最後驚喜地發現，原來是鄰居一家從此消失。

官方歷史上，大清洗被稱為“肅反”，當不得不面對驚人的濫殺濫捕無辜問題時，有一個含混曖昧的詞被發明出來：肅反擴大化。其意不難理解，肅反是對的，只是具體操作時，範圍上失控了。

【列寧創建的黨被消滅了】

莫斯科大審判一共3次，它是1937~1938大清洗的高潮劇碼，另外兩次是1937年1月23日開庭的“平行總部案件”和1938年3月的“二十一人審判”。

三次大審判的被告人數分別為 16、17、21。除第二、三次各有 3 人獲有期徒刑外，其餘被告全部槍決。

當年著名的列寧遺囑中提到了 6 位蘇共領導人，最後除史達林外，另外 5 人——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皮達科夫，全部在三次大審判中被處決（托洛茨基因流放海外缺席審判，但後被刺殺）。

此外，領導十月革命的第 6 屆中央委員會成員中有 2/3 被槍決；11 大中央委員會的 27 人有 20 人被槍決；15 大政治局的 7 人，除史達林外，6 人被槍決或暗殺；第 1 屆蘇維埃政府的 15 名成員中，除 5 人已去世外，除史達林外的 9 人全部遭槍決。

1936—1938 年間，蘇共一半的黨員——約 120 萬人被逮捕。有人總結，列寧創建的黨被史達林消滅了。

史達林對列寧時期的老布爾什維克的清洗，其實並非始自大清洗。早在 1929~1931 年的清黨運動中，就有 25 萬人被開除黨籍。

大清洗在蘇共塑造了一種恐怖文化，黨的幹部不敢多人共乘一輛汽車，因為容易被懷疑為陰謀聚會，他們不敢也不會有真正的私人友誼。除了史達林，他們不敢邀請同事到自己家吃飯。——到史達林家吃飯也令人膽戰心驚，雖然誰都渴望那個位置，但正如布林加寧所說：“你永遠不知道從那座位離開後你會去哪裡？是回家還是監獄。”

大清洗完成了蘇共的政治大換血。列寧時代的蘇共黨員，相當多數是理想主義者，他們雖然對管理一個國家並無經驗，但對建設一個理想社會卻充滿熱情，他們有著老布爾什維克樸素的正義感和對黨的忠誠。

到了 1939 年，蘇共黨員幹部中，80%是列寧死後才加入蘇共，他們是通過史達林修改過的歷史和各種宣傳物品教育成長起來的一代人，在他們的心目，除了列寧和史達林，早期革命領袖幾乎全是叛徒。

換血前的蘇共，相信“黨的一切都是對的”，換血後的蘇共，相信“黨的領袖的一切都是對的”。蘇共換血後最可怕的質的變化是，黨的新成員們，已經習慣於告密和揭發的文化，習慣於看領導的眼色行事，習慣於通過出賣靈魂的方式，獲取物質和權力上的享受。

大清洗完成了史達林絕對正確歷史地位的塑造。1938 年，史達林欽定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出版，大清洗中的一切政治謊言堂而皇之進入歷史，成為影響數十個國家幾代人的歷史教材。

【要敘述此事他們已無能為力】

1937—1938 年的大清洗，目前可信的保守數字是，有不少於 157 萬人被判刑，約 69 萬人被槍決，約 70 萬人被關進勞改營，在監獄、勞改營中死亡的人數不詳。

而古拉格（勞動改造營管理總局簡稱）披露的檔案資料表明，1940 年，古拉格一共保留了 800 萬人的資料，到 1953 年，則不少於 1000 萬人。這意味著，整個史達林時代，大約有 1000 萬人被送進古拉格。

摧毀東正教曾是列寧遺願，史達林在 1930 年代初完成了對東正教的系統摧毀破壞，但仍有宗教勢力暗中蠢動。大清洗期間，有 165000 名神父因傳教被逮捕，其中的 106000 人被槍決。

作為一個階級，富農雖然在幾年前近乎內戰的集體化運動中被徹底消滅，但 1937 年 7 月 30 日 KGB 發佈了第 00447 號針對“原富農”、“富農幫兇”和其它反蘇聯分子的命令，這意味著肉體上還活著的前富農及其家屬必須肅整。

為應付將來戰爭中可能出現叛徒民族，必須提前對那些不可靠的民族進行重點清洗。最不可靠的是波蘭人，其次是烏克蘭人，在集體化中瘋狂反抗的高加索諸民族和中亞各民族也許最危險。

為更高效率地“肅整階級敵人”，政治局不止一次分配下達指標任務。譬如在 1937 年 6 月 2 日，政治局要求莫斯科鎮壓 35000 人，槍斃其中的 5000 人。

每個蘇聯人是生還是死，都取決於“仁慈的父親”史達林的一支筆。前蘇聯歷史學家伏柯格諾夫發現，1938 年 12 月 12 日史達林在 30 份名單上的簽字記錄。他全部簽署了“同意死刑”的意見，但名單上的 5000 人，此時還沒有被正式審判。

70 年後普京前往弔唁的“布托沃射擊場”，是大清洗時莫斯科的一處刑場，此處原為步兵訓練基地。

1937 年 8 月至 1938 年 10 月間，莫斯科有 4 萬餘人被處決，至少 2 萬人喪身此處，最多的一天，這裡處決了 562 人。遇難者主要是農民、工人和舊時代遺留下來的“殘渣餘孽”——神職人員和部分沙俄貴族後裔，也有令“我們”意外的人，比如著名蘇聯英雄卓婭的父親。一開始，行刑隊用鐵鍬手工掩埋屍體，後來不得不動用挖掘機掩埋屍體。

為紀念那些在大清洗死去的冤魂，為紀念那些在蘇聯時代的政治受難者，索爾仁尼琴在其偉大著作《古拉格群島》卷首，寫下這樣的獻辭：

“獻給沒有生存下來的諸君，要敘述此事他們已無能為力。但願他們原諒我，沒有看到一切，沒有想起一切，沒有猜到一切。”

【即使全軍覆沒的結果也不至於如此】

蘇聯紅軍內部的大清洗，給後來的衛國戰爭造成了慘重的損失。

1937年6月11日，《真理報》稱，圖哈切夫斯基元帥等8名將帥因叛國罪被捕，6月12日，報導稱，圖哈切夫斯基等8人已被槍決。

圖哈切夫斯基元帥是公認最天才的將領，也是紅軍真正的靈魂。他和另外一些將領提出的大縱深作戰理論和大規模機械化作戰的理論，曾遠遠領先于西方的同行。這些人被全數槍決。

圖哈切夫斯基叛國案很早就真相大白。但1936年德國安全局領導人海因裡希炮製的圖哈切夫斯基陰謀案材料，到底是德國人主動使用的反間計，還是史達林故意透露蘇軍將帥不和，給他們一個製造反間計的機會？今天並無確切答案。

由觀點不同的舊同志參與審判，是大清洗最常見的情形。參與審判圖哈切夫斯基的有4位元帥，他們分別是伏羅希洛夫、布瓊尼、布柳赫爾、葉戈洛夫。

在審判書上簽字的人當中，思維停留在內戰騎兵時代的伏羅希洛夫和布瓊尼活了下來，布柳赫爾、葉戈洛夫則同在1938年被槍決。布柳赫爾死後，官方既未宣佈他被捕，更未宣佈他被槍決，蘇聯人一直以為他隱姓埋名在中國作戰。

大清洗幾乎整個消滅了蘇聯紅軍的軍官階層，紅軍指揮人員和政工人員有4萬餘人被清洗，其中1.5萬人被槍決。大清洗槍決了5名元帥中的3人、4

名一級集團軍級將領中的 3 人、12 名二級集團軍級將領的全部、67 名軍長中的 60 人、199 名師長中的 136 人、397 名旅長中的 221 人。

蘇軍將領格裡戈連科曾評論說：“世界上任何一支軍隊，它的高級指揮幹部在任何一次戰爭（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都沒有受到這樣大的損失。甚至全軍覆沒的結果也不至於如此。就是繳械投降的法西斯德國和帝國主義日本所損失的高級指揮幹部也比這少得多。”

人類歷史上最罕見的事件就發生在史達林判斷戰爭即將臨近之時。

被大清洗嚴重傷害元氣的蘇軍很快就在 1939 年的蘇芬戰爭中丟盡了臉面。90 萬蘇聯紅軍花了 4 個月時間，才迫使 300 萬人口的芬蘭屈服停戰，紅軍傷亡 50 萬人。它直接刺激了納粹德國的軍事冒險。

接下來的衛國戰爭，蘇聯人幾乎流盡了鮮血。戰前，蘇軍兵員和火炮數量都多於德軍，作戰飛機則是其 5 倍，坦克是其 4 倍。但開戰 1 年半的時間裡，蘇軍就損失了 1100 萬人。戰爭中，蘇聯損失了 1/7 的人口，只有猶太人被滅絕的波蘭達到這個比例，其生命代價超過除中國外所有參戰大國總和。

如果沒有廣闊的國土縱深，沒有高達 4000 萬可服役後備兵源保障、沒有盟國的巨大物質援助，很難想像蘇聯能拖垮納粹德國。

當然，也許勝利最重要的因素是蘇維埃體制本身，只有這種體制，一個國家才能最大限度地把一切資源投入到戰爭中，才能承受難以忍受的傷亡，才能承受難以想像的苦難。這個體制下，人是低值易耗品，必須承受一切。

蘇聯對德國的勝利，是婦女兒童只有一個土豆果腹時，卻能在冰天雪地的曠野中修築工事、建設工廠的體制，對日爾曼婦女應當專門在家生產教育優秀後代體制的勝利。

【那些真正的叛徒們】

今天為大清洗辯護者的一個理由是，它使蘇聯變得更純潔，使蘇聯人萬眾一心地贏得了衛國戰爭的勝利。

如果大清洗果真無意中消滅了許多叛徒，但是，它消滅的叛徒也許遠沒有它製造的叛徒更多。

蘇聯官方一直不願正視的一個歷史事實是，很多蘇聯人在納粹德國入侵時，將德軍當成了救世主。這一點在很多德軍的回憶錄中可見。但納粹德國無情的種族奴役政策粉碎了這些人的幻想。

對剛剛“主動加入”蘇聯的波羅的海三國居民來說，他們原本就認為蘇聯是侵略者，但對曾長期生活在社會主義紅旗下的一些民族，背叛只能被理解為大清洗和蘇聯農業政策的傷害，它在非俄羅斯民族中造成了相當嚴重的人心向背問題。

希特勒在 1941 年 6 月 22 日發動侵蘇戰爭時曾宣稱：“我只要在蘇聯這個破房子的門上踹一腳，它就會垮掉”。他相信，被大清洗大傷元氣的蘇軍不堪一擊；他相信，經歷過大清洗的蘇聯早已人心渙散。

希特勒的判斷某種程度上是對的。二戰中，在不存在偽政權情形下，本國公民大規模加入敵方作戰的，惟有蘇聯，被俘高級將領主動要求從戰俘中組織軍隊說明侵略者的國家，也惟有蘇聯。一個行政上高度統一的主權國家發生這樣的事，史上罕見。

衛國戰爭中，德軍高峰時擁有近 200 個俄羅斯人組成的獨立營級作戰單位，另有專門圍剿遊擊隊的 140 個團級戰鬥單位。1943 年春，蘇軍叛變者和平民以志願者方式為德軍服務的高達 100 萬人。

納粹德國對俄羅斯人採取歧視政策，非俄羅斯裔的作戰部隊才被允許組成規模更大的作戰單位，譬如卡爾梅克人組成了獨立的騎兵軍。烏克蘭人組建的偽軍除承擔維持治安和看守集中營外，還參與對蘇軍的襲擊作戰。蘇軍與朱可夫齊名的傑出將領、烏克蘭第一方面軍司令瓦杜丁即因烏克蘭偽軍襲擊而犧牲。

要求從戰俘營組建軍隊與德軍並肩作戰的人是蘇聯傑出將領弗拉索夫。

弗拉索夫是蘇聯歷史上最具有爭議性人物之一。此人 1930 年即為中央委員，曾作為軍事顧問幫蔣介石訓練軍隊。衛國戰爭中獲列寧勳章和紅旗勳章，他因莫斯科保衛戰中的巨大功勳，而深得史達林器重。

1942 年 6 月 25 日，弗拉索夫被俘，他很快提出與德國合作，希望能從戰俘營中組建一支俄羅斯解放軍，與德國並肩消滅蘇維埃政權，最終建立對德友好的自由俄羅斯。

弗拉索夫叛國時，蘇聯正處於最艱難時刻：有經驗的部隊已經消耗光，新兵成批送上前線，成批地死亡，而後方每根能用的稻草都已被送上前線。弗拉索夫對部下解釋說：“難道流更多的血不是犯罪嗎？難道俄羅斯民族的主要敵人不是布爾什維克主義和史達林嗎？難道奮起反對史達林及其同夥不是每個俄羅斯人首要的神聖義務嗎？”

赫魯雪夫稱弗拉索夫因為心智不健全才叛國。但對弗拉索夫來說，只要被俘，就是“逃兵、祖國的叛徒和人民的敵人”，因為蘇聯不承認“戰俘”。史達林 1941 年 8 月的第 270 號令宣佈，任何情況都不許被俘，指揮官要槍決怕死而當俘虜的人。刑法亦明確規定，戰士被俘，家屬流放。

25年前，列寧正是在德國幫助下回到祖國，靠德國資金支持推翻了正與德國交戰的本國政府。但現實卻給了欲效法列寧的弗拉索夫一個無情的耳光。

納粹德國是個毫無理性的更殘暴更特殊的政權，在他們的秩序下，“劣等的斯拉夫人”只配在奴役下自生自滅，根本不配建立國家，500多萬蘇聯戰俘只是奴隸，根本沒有資格被組織起來與德軍並肩作戰。除納粹宣傳部長戈培爾外，納粹高官們都罵弗拉索夫是“蠢豬”，甚至禁止他胡說八道。

戰爭即將結束的1945年，納粹德國山窮水盡時才想起弗拉索夫，弗拉索夫從戰俘中組建一支總數約5萬人的“俄羅斯解放軍”。其中的許多人是戰場直接叛逃者，有數十人曾是蘇聯著名的英雄飛行員。

程度最深、命運也最慘烈的叛國者，是高加索人。集體化期間，先天熱愛騎馬的高加索人不願被剝奪養馬的權力——任何馬都是集體財產，個人不得擁有，大批反抗者被當作富農遭肉體滅絕，大清洗期間，高加索最嚴重的“問題民族”車臣人，再次受到特殊照顧。結果，納粹德國入侵時，未被蘇聯徵用的車臣年輕人幾乎全數加入侵略者。

為報復車臣人的叛徒行為，1944年2月23日至24日，全體車臣人和他們的鄰居印古什人被押上火車趕出故土，發配到中亞和西伯利亞。並非只有車臣人遭遇此命運，卡爾梅克自治共和國全體成員于1943年12月也被史達林全體遷移。

但車臣人的命運無疑最悲慘的，這個當時不到40萬人口的山地民族，1萬5千人被槍斃，3萬人被“牢改”，5萬人被“勞教”，10萬人死於“西伯利亞建設”。

這個叛逆民族在“東遷”的死亡之路上，一些新的生命降生並頑強地存活。特殊時期成長的這一代人註定將以特殊方式登場。他們當中幾個最著名的名字是：杜達耶夫、巴薩耶夫、馬斯哈托夫……。暴君的債，經他們的手，最終由別斯蘭慘案中的俄羅斯兒童、由莫斯科大劇院的觀眾、由普通俄羅斯人的無辜鮮血來償。

車臣問題，是大清洗今天依然在流血的傷口。

【大清洗是一種體制】

大清洗是一個國家的空前自殘，它殘酷到足以在道義上動搖蘇共政權的合法性。正視這段歷史、總結其悲劇原因，需要非凡的道德勇氣。赫魯雪夫曾做過嘗試，但他的秘密報告一經披露，就在整個世界引起空前地震。他們後退了。

赫魯雪夫和他的同志們只是以蘇聯人特有的行政效率完成了“去史達林化”，——就如當年蘇聯的一切都離不開史達林一樣，一夜之間蘇聯的一切都與史達林無關了。只有罪惡才屬於史達林。

至於大清洗受害者的平反，還要再等 30 年。

1987 年，在大清洗中失去祖父和外祖父的戈巴契夫，以“不應當有被遺忘的人物和空白點”，開啟了大清洗的重新調查，

1988 年，莫斯科大審判的遇害者在大清洗結束 50 年後終於開始被平反。同年，蘇聯所有中小學生的歷史期末考試取消，決定稱：不能讓謊言再繼續毒害學生。官方喉舌《消息報》發出旗幟鮮明的贊同意見：“那些用謊言毒害人們的思想和心靈，欺騙了一代又一代的人，其罪行是巨大的，罄竹難書。”

大清洗註定要與史達林劃上等號，但大清洗中絕大多數受害者，是基層權力鬥爭和人與人之間互不信任的結果，是草菅人命的官僚系統與告密文化合謀的無辜犧牲品。它首先是一種體制，一種懷疑周圍充斥著敵人，一種鼓勵互相告密揭發縱容人性醜惡，一種國家恐怖體制。它使得大清洗一旦啟動就會自動運行。史達林並非其真正的創造者，只是發揚光大者，它不曾因史達林死去而消失。在蘇聯，它隨著這個國家的解體才真正消亡。